

# 王志民文章提示香港：須補回憲法教育短板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12月4日是「國家憲法日」，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次開展「國家憲法日」宣傳教育活動。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發表文章，強調憲法為「一國兩制」方針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和最高的法律保障，要保證「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就必須處理好基本法與國家憲法的關係，必須維護憲法至上權威。國無法不治，民無法不立。王志民強調在香港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育活動的重要性，具有很強針對性。

香港社會過去普遍對國家憲法認識不多，一些反對派更不斷散播錯誤言論，指基本法是香港的「小憲法」、基本法的依據是中英聯合聲明等，其目的是企圖排拒中央對港的憲制權力，將香港視為一個政治實體。在這些歪論誤導的背後，反映的是香港憲法教育存在短板，未有全面、深入地開展憲法和基本法教育。清其流者必竭其源，正其本者必端其末，王志民文章提示香港，補回憲法教育短板，是香港教育的當前首務。

## 形成尊重遵守捍衛憲法氛圍

王志民在文章中解釋了憲法的作用以

及憲法與基本法之間的關係。他強調憲法是治國安邦的根本大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國家長治久安提供根本制度保障。而憲法是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全國最高法律，在全國範圍內具有最高的效力和權威。憲法與基本法是「母法」與「子法」的關係，本屬一體，不可分割。王志民一針見血地指出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是「母法」與「子法」，不但讓外界了解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更有力地反駁了坊間的一些誤導言論。

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法和最高法，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並

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國家憲法序言的最後一段規定：「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香港作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同樣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毋庸諱言，香港市民對於憲法的概念較為陌生，原因在於回歸前，港英政府的權力來自《英皇制誥》與《皇室訓令》，市民並沒有接觸憲法的機會。回歸後，憲法及基本法教育又長期處於缺位，令不少市民對憲法不了解，對香港的憲制權力和地位並不清楚，因而容易被一些別有用心者誤導。

香港社會對於憲法的誤解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只知有基本法，不知有憲法；二是誤以為基本法的根據在於中英聯合聲明，因而在一些政治問題上竟企圖以中英聯合聲明來反壓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王志民在文中直指，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在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中通過，實現了「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的具體化、制度化和法律化，同時作出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決定。事實上，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並公佈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香港基本法正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規定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基本法的依據是中國憲法而非中英聯合聲明，這是十分明確的。所以，外國政府並沒有資格就香港問題說三道四，或履行所謂「責任」。

## 推動憲法教育正本清源

然而，一些人或不學無術，或揣着明白裝糊塗，散播錯誤言論，指基本法是香港的「小憲法」、基本法的依據是中英聯合聲明云云，其目的是企圖排拒中央對港的憲制權力，將香港視為一個政

治實體，以達到其政治圖謀，更導致回歸後香港的政改風波不斷。因此，唯有弄清楚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才可以解決回歸以來的政改爭議。香港市民如果認識到憲法是母法，基本法是子法的關係，了解到香港市民同樣有責任捍衛憲法，自然了解到香港落實「雙普選」，必須顧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確保與中央對抗、企圖改變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人不能當行政長官。香港的「雙普選」制度設計亦應以此為基礎。只要市民都認識國家憲法，反對派鼓吹的所謂「真普選」自然不攻自破。

王志民文章強調憲法教育的重要性，正提示香港社會亟須補回憲法教育的短板，大力向市民宣揚、教育國家憲法的條文和原意，維護憲法至上權威。這樣，才可以切實提升港人的國家意識，才可有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 從中美稅改到無現金交易 港人準備好了嗎？

許楨 博士 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執筆之際，美國參、眾兩院正為特朗普「稅改」方案爭持不下。然則，區區區判，作為現任白宮主人內政改革的重中之重，兼且立法機關俱由共和黨所控；最終，白宮、國會三方達成共識，僅屬時間與細節問題。以此為背景，月內有數宗新聞，亦可一同審視：以思考香港經濟發展的長遠挑戰與機遇，本欄且以系列文章細論之。

其一、特首林鄭與馬雲對話後，提出香港科研投入要從0.5%升至1.5%。其二、林太訪問中東，與沙特王室會面，爭取「沙特阿美」來港集資。其三、馬尼拉重新開放非備赴港簽證，然而，針對香港人口老化問題的勞務安排、應對策略，包括輸入外勞等措施，港府仍未呈現哪怕最粗略的方案。其四、香港以外，馬雲、馬化騰在廣州「財富」論壇預示「人工智能」帶來的產業革新；後者對於「醫學視像」技術的強調，筆者以為尤具識見。其五、除美國外，回歸後對香港經濟發展影響更大的內地，亦推行「稅改」；未來，中、美兩大巨人分頭銳減消費稅、入息稅，對香港社會經濟結構穩定，以及固有發展模式帶來的長久衝擊，恐怕遠在我等想像之外。

## 港失稅務優勢又未成形「新經濟」

綜上述之，當香港的稅務優勢不再，而盛載「新經濟」的短板又越補越短，新一代上流空間變窄，自必引發社會躁動。筆者從不相信政治問題可以經濟解決、經濟問題可以政治解決，我們曾經相信「三面紅旗」可以解決吃飯問題，最終還得走上「改革開放」的大道。可是，忽略政治、經濟之間的聯動，往往造成難以逆料的惡果。

今年是《資本論》出版150周年、十月革命爆發一世紀。由中、美科技進步、稅務減免所催動的大變局下，如何調節政、經之間——「上層建築一下層建築」的深層聯繫，早為環球大小經濟體所重。馬克思一個半世紀以前，對利益產生與分配失衡的銳見，或許甚有啟示。如何掌握社會脈動，成為施政者第一要務，也是其思維慣性必須具備的要素；與民眾呼吸與共，不僅是情感上、心理上的聯繫。

愚以為，論及一個城市經濟體、國際都會的發展，其總體規劃、各式基建、投資項目，僅屬第四層次；其上為產業導向，再其上是人口構成，

再其上為生活願景。當本地政經領袖，仍在第三、第四層之間打轉，屬於第二層次的年輕人生涯規劃、晉升階梯、利益回饋機制，自必空白一片，更遑論為再下一代而設、對生活願景的擘畫與論述。

## 須找準自身定位 切入發展空間

任何經濟體，尤其是香港一類的小型開放城市經濟體，自有其獨特的人文環境和地緣條件——規模無法做大、定位自必尖精。瑞士、瑞典、新加坡，各領風騷數十年。唯一共通點，就是善用當代知識與科技，永遠以找到自身定位、切入區域發展空間為前提；從新加坡兵工廠、藥廠、煉油廠，到雙輪的「精加工」，莫非如是。

上述三個小而強的經濟體，都將「人力發展一產業定位—生活環境改善與保障」，視作三位一體、劍及履及。鸚鵡學舌、人有我有的心態，終必「求仁得仁」，成為永遠的後來者、為時代所淘汰。所謂「中體西用」的體用之辨已是逾百年老調；在「拿來主義」下，找不到自身的體、未能為自身打脈，借來再多的用，俱屬無濟於事。

逾20年前，香港的科網爆破比任何經濟體都來得早。筆者的同輩就有一批研習IT者，最終大半鐵羽而歸。眼前歷史復又輪迴，他處提倡STEM、編程教育，本地不知就裡者便人云亦云。連發展定位與模式都只是邯鄲學步、徒具其形，如此這般談創科，豈非荒天下之大謬？

徒重投入、卻無法計量產出與回報的思維，不只反映無法獨立思考、欠缺方向感之窘困；同時，也浪費了本港的獨特優勢，無法轉為機。同樣地，對於要成為無現金城市，社會上下天花亂墜的討論幾近失焦。此實與減省成本無關、與提升效率無關，與帶來便利、改善消費體驗，更完全無關。愚以為，實情乃是本港作為亞太金融中心，不能成為電子貨

幣交易的孤島。

## 掌握電子金融 重畫環球版圖

所謂無現金現象，所預示的「現金消失」僅屬其表，內裡本質是運算、儲存、通訊及網絡安全系統，已堪應付環球規模的「錢—貨」交易。電子交易平台聯同「物聯網」，讓「資金流—資訊流」改道，每一個消費行為都整合進「電子交易」大數據當中，為持續更新的「精準營銷」添磚加瓦。

誰控制了「無現金交易」系統，誰就奪得了「電子金融—電子商貿」整座大山的制高點。從此，「電子交易」平台成為「交易—流動—儲蓄—抵押—融資」五合一的「無冕之王」。

此一態勢將重劃環球金融版圖，作為「經濟寡頭」的傳統銀行面對洗牌。而阿里、騰訊等民企巨擘，早已成為中國「新經濟」艦隊的航母，揚帆出海、向「新金融」藍海的盡頭進發。對於本地「運算—交易—物流」系統的整合式試煉，只是企業區域化、全球化的產前檢查。真正挑戰和發展空間，發生在阿里、騰訊走出國門之後，那才是全球化語境下，中式「電子金融」、「網絡銀行」的真正誕生與成長。（三之一）



■支付寶已經進軍香港街市，未來還將陸續普及。

# 「怪招」並不可能幫特朗普「脫困」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特朗普高調聲稱美國將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美國駐以大使館將遷往耶路撒冷，在中東乃至世界引發軒然大波。與其說特朗普是為了兌現競選承諾，作出「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舉動，倒不如說是因為越挖越複雜的「通俄事件」，可能遭受到彈劾而無奈拋出的「怪招」。特朗普希望借此能夠轉移民眾視線，化解危機。白宮近期連出「怪招」，無視國際社會用對話方式解決朝核危機的共識，組織美韓史上最大規模軍演；讚揚習近平和中國的同時，轉眼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退出TPP、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全球移民協定》。事實證明，「怪招」並不可能幫助特朗普解脫所面臨的困局，反可能加劇白宮的憂傷。

阿拉伯國家罕有、一致地譴責特朗普，德、法等發達國家亦紛紛指責做法不當，讓白宮成為千夫所指。耶路撒冷面積雖然只有126平方公里，卻是基督教、猶太教與伊斯蘭教的聖地。以色列認定是「永遠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巴勒斯坦亦強調乃巴國所有。自以色列以軍事手段控制耶路撒冷以來，就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如今華盛頓帶頭承認耶路撒冷歸屬，等同無視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的尊嚴，最終將

引發更多衝突。

## 觸碰前幾任總統設定禁區

耶路撒冷擁有哭牆、圓頂清真寺和阿克薩清真寺、基督徒聖教堂和苦路等著名景點，擁有相當深厚的旅遊價值，是巴以殊死競爭之地。美國前幾任總統，包括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等雖然也私下對以色列作過承諾，但最終為了美國和自身利益，都不願意去碰觸這一紅線、禁區。事實上，耶路撒冷也是白宮控制以色列的一張王牌和「控繩」，有了這根繩，華盛頓就可以將以色列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喪失這根繩，美國則必然面對更可怕的以巴衝突和沒完沒了的中東戰爭。

200多架戰機在狹小的朝鮮半島上空耀武揚威，其結果並不能達到任何目的，反而因為行動島上加油而可能出現擦槍走火，最後毀滅整個半島，屆時對華盛頓也沒有任何好處。中國曾多次提議，要解決半島核問題，必須以和平辦法進行，並且從「雙暫停」開始，即美韓暫停軍演，朝鮮暫停試射；但華盛頓只是主張朝鮮應該停止試射，自己則繼續「優先」軍演，凸顯白宮的霸權和無理。正因為華盛頓的唯我獨尊，錯過半島無核化的最佳時機，今又再一意孤行、屢屢犯

錯，讓和平解決半島危機的目標變得遙遙無期。

## 退出「協定」將喪失國際信任

拒絕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的決定，顯示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混亂。無論是美國，還是歐盟，都希望做中國生意，做越大越好。拒絕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是為了遏制中國崛起，繼而渾水摸魚，獲得更多利益。特朗普的智囊甚至認為，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將使美國在世貿組織面臨最嚴重的訴訟」，對美國來說將是一場「災難」。美國加拿大研究所副所長維克多直言，拒絕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是見不得人的政治決定，將對中美關係投下陰影。

特朗普說過：「對一些形式上好看但是對美國沒有實際用處的多邊機制不感興趣了，更在乎『公平的雙邊夥伴關係』」；「不再追求那些遠期的、間接的而現實中需要美國承擔更多義務的東西」，於是退出TPP、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近日再退出《全球移民協定》。按照特朗普的邏輯，如果能夠「美國優先」，就是不公平。退出已經簽署了的國際協定，表面上似乎得到更多「美國優先」，但卻喪失在國際事務的話事權和裁判權、喪失國際社會對美國的信任，這對美國來說，是無法以金錢計算的損失。

# 港人需認識、履行和尊重憲法

朱鼎健 全國政協委員



正值剛結束的「國家憲法日」及今年為香港回歸祖國的第20個年頭，現在是大家以認真態度去了解和正確認識祖國的憲法的好時刻，況且對於港人來說，這是有必要的。回歸之前，香港並沒有一套完整的憲法文件。事實上，英國亦不同於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本身沒有一部憲法，港英政府只依據《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作為英國統治香港的兩部最高憲制基礎。回歸之後，《基本法》生效，香港終於擁有了自己一整套最高權威性的憲制法律，而《基本法》同時亦擔當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港人治港」及法治的基石。

但過去20年，正因為港人不認識國家憲法，以及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有部分人誤以為《基本法》是香港特區至高無上的唯一憲法，只講《基本法》而不講國家憲法，但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才是《基本法》的根和源。「國家憲法日」前一天，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他發

表的文章中就明確指出，國家的憲法是包括香港在內的全國的最高法律，在全國範圍內具有最高的效力和權威。套用王志民主任的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之間的關係儼如母與子的關係，屬於一體不可分割。當大家有了這個最根本認識，就不會支持「港獨」。

回歸後，香港是根據國家憲法第三十一條成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不是完全獨立於中央的一個政治體，因此特區政府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有責任配合國家發展、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以及維護憲法，同時也肩負起憲制責任，按《基本法》就中央政府的各項權力訂立法例和建立機制，例如盡快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在個人層面，港人作為炎黃子孫的中國國民，也應該共同擁護和遵守國家憲法，協助祖國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復興的偉大願景。

由於大部分港人對國家憲法內容，包括中央政府的權力，沒有認識，故希望特區為港人推行多項國家憲法有關的公民教育宣傳活動和講座，讓港人學習如何尊重和擁護國家憲法。

# 中國老撾是「一帶一路」好夥伴

梁隸 香港群策區思委員

十九大圓滿落幕後，中國收到老撾的致函祝賀，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老撾進行國事訪問，是繼2006年的中國最高領導人再次訪問老撾。雙方一致同意打造中老具戰略意義的命運共同體，加快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打造老撾為「陸聯國」的戰略性對接，共建中老經濟走廊，推進中老鐵路等標誌性項目。

隨著「一帶一路」的開展，南邊中軸開發泛亞鐵路，北起雲南磨憨、南至老撾首都萬象的中老鐵路正如火如荼地施工，泛亞鐵路中軸由中國昆明、經老撾、泰國、馬來西亞直往新加坡，完成後中國便不需再擔心馬六甲海峽被封鎖，其戰略意義和經濟前景不可估量。

此外，「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也是中老合作重要的一環。湄公河是老撾的重要河段，其上游是中國的瀾滄江，可謂一衣帶水。中國作為湄公河的上游，與下游諸國具有通航、水利、經貿等廣泛的合作領域。過去中南半島諸國大旱，越南和泰國就曾經要求中國放水到下游，中國本着互相扶持的原則加以幫助。中國與鄰國在金三角合作掃毒的工作，亦見到一定的成效。

中國雖具備發展鐵路的經驗、技術和設備，但跨境鐵路的合作不見突破，甚至遠至中東和美洲出現中了標也得不到履行承諾合約的情況。老撾作為印支半島唯一的內陸國，對外無論水路陸路都要經過鄰國，跨境鐵路可以有效加強對外交通，促進經濟發展，可惜其國家的經濟實力不足支持大型基建。

中國在興建泛亞鐵路其他各國的過程中一波三折，例如泰國就曾經一而再，再而三拖延工程，緬甸甚至使用日本撥款也不與中國合作發展鐵路，根本原因是區內的政治關係錯綜複雜，各國傾向與各方勢力保持平衡的關係，不會只以某一國為馬首是瞻。比如，老撾在南海爭議上曾經為越南站隊，當地的水壩支援建設工程也曾經以危害生態環境等為由而被迫停工。可是在中老鐵路的興建上，中國和老撾可謂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中國應對此等情況，以一貫的平等、互惠互利為國與國交往的基本原則，並透過在當地實施建設軟實力工程，援建醫院、文化中心、商場等基本設施，讓當地的平民百姓也能直接受益，爭取群眾的支持。